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李炎

通鑑續編卷五

元 陳桱 撰

戊戌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求直言 甲申彗出營室北呂端言彗出之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之囚丁酉彗滅 三月詔知貢舉官親屬別試于有司 夏四月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 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五月戊

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吕端李至温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寛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宫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以疾罷相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為志嘗從容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云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盖姦邪難辨耳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

難辨久之自敗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十一月契丹冊王誦為高麗國王○契丹裕悅耶律休格卒

休格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境以寧

己亥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

夏六月曹彬卒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

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薨帝哭之彬性仁敏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遠年逃田充之　以王顯為樞密使○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　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也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渥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孝經論語爾雅公羊穀梁春秋傳　八月楊礪卒　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

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中車駕不能入帝為步進九月契丹樞密使耶律色珍卒色珍有經國材明敏忠慎國人重之冬十月契丹主侵瀛州康昭裔宋順死之十一月帝自將禦契丹十二月次于大名府契丹主大舉南伐十月次瀛州與宋師戰康昭裔宋順皆敗死喪失器械無算

遂次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至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為氷堅滑不可上契丹兵不能登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屯中山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怨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爾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

千付廷召等令逆擊于高陽關仍許出師為援十一月帝親禦之戊午次澶州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甲子次大名府躬御鎧甲於中軍契丹攻威虜軍不克

庚子　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春正月帝在大名府○契丹主侵河間康保裔死之契丹師還范廷召追敗之于莫州　范廷名等與契丹兵力戰而傅潛擁師不至契丹掠德棣渡河湊淄齊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抑有功者不以聞帝知之大怒詔并代都部署高瓊等分屯冀邢州而召潛還流之房州以葛霸代其任既而契丹犯河間高陽關副都部署康保裔與戰敗死契丹知帝親征乃引還范廷召追敗之　宋湜卒于師○帝至自大名○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都

巡檢使劉紹榮死之知州牛冕棄城走均遂陷漢州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帥師討之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給費及帝幸河朔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閲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由是慚憤益州知州與鈐轄二廨並禁旅為牙隊歲除冕以酒有犒部士而昭壽驕恣侵匿軍士怨之冕亦寛弛無政衆心不附正月朔旦神衛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鬭衆寡不敵莫能成功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鄉土歸本朝豈能與爾等同逆可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都虞

侯王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為亂盍自往招安均既往叛卒即擁之為主絕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貢舉以張鍇為謀主三日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緜州不下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朝廷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捉賊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招安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招討之上官正李繼昌高繼勳王阮孫正辭等皆隷焉

知蜀州楊懷忠會師討益州

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兵討之乙卯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均黨魯麻胡戰自晨至晡凡數合懷忠不利而退乞師于嘉眉等七州二月懷忠合諸州兵復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東門以自固

二月

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

○雷有終敗績于益州有終等至益州令石普先復漢州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轝走之丁卯均開城偽遁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因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馬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分騎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四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髠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焉日數百人

宴羣臣于後苑二月晦宴羣臣賞花習射于苑中帝作仲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盡歡而罷自是設宴賦詩遂為永制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策貢士于崇政殿擢第者千八百餘人其間有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未之有也帝連三日臨軒初無倦色以

梁鼎制置陜西青白鹽事初解州池鹽通商販易鼎請官自鬻朝廷是其議故用之鼎至解池禁止商販官運赴鄜延環慶等州公私大擾

冬十月雷有終入益州王均走死四月賊由升僊橋分路攻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王師進至清遠江為梁而渡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樓賊由是消沮九月均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氊束燧以火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三砦鼓譟齊進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宼酷均既走度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趨富順監所過斷橋

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追之十月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渡江趨戎瀘蠻境懷忠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旗旐甲馬甚衆禽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均本戇愚嘗言官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張鍇聞之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令不得與人接見官軍至均不與聞自事起至敗所守止一城而已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及張適於儋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往安撫之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帝御朝元殿受朝而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辛丑 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 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分川峡為益利

梓夔州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平章事○行儀天曆司天少監史序所撰也王化基罷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由是決意用之夏四月回鶻來貢回鶻可汗祿勝貢玉勒鞍名馬寶器願以兵助討李繼遷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五月以大同軍留後桑贊領河西軍節度使○六月汰冗吏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二人選明經以上授官○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契丹主冊其后蕭氏為齊天皇后○秋九月趙保

吉陷清遠軍保吉復櫌邊麟府副部署曹璨邀其輜重于柳撥川殺獲甚衆九月保吉復攻破定州懷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保吉勢益張大

冬十月契丹主侵遂城王顯敗之契丹主南伐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超副之十月甲寅契丹主至遂城顯與戰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主進次滿城而還

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為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畧使張齊賢又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都巡檢使會西涼使至言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潘羅支軍事宜授以官乃以游龍鉢領宥州刺史

壬寅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

保吉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而居之知州裴濟死焉初保吉兵衆日盛有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茍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名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及城陷始悔之

夏六月趙保吉寇麟州知州衛居實大敗之○周瑩罷○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九月召終南山隱士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咸平初放母卒帝詔賜以粟帛緡錢四年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厲風俗簡樸退静無謝古人帝遣召之放不起齊賢復以為言下

詔褒美遣使名之放辭不允乃詣京師九月戊申對于崇政殿賜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緋衣銀魚犀帶象簡昭慶坊第宅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御製五言詩寵之時名對焉明年固請還山許之還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帝賜詩三章放既還帝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趣令入覲

以曹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

沙州大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自知留後遣使入貢方物詔授宗壽本軍節度使

冬十月向敏中免

薛居正之子惟吉既死其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違詔質之會惟吉妻柴氏以己無所出而早寡盡攜其貨産欲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玼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昏未嘗

求娶柴氏帝置不問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併得敏中質宅之狀時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會入對上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但未納采耳帝詢諸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右僕射判永興軍張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癸卯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春二月加潘羅支朔方節度使羅支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故有是命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敗之○王繼忠及契丹耶律諾衮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

以歸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諾衮南京統軍使蕭達林南伐至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諾衮等戰自日昳至乙夜敵勢少却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户部使繼忠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

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詠剛方自任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謝濤傳旨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趙保吉陷西涼府丁惟清死之潘羅支會蕃部救西涼五月保吉敗死子德明嗣保吉攻西涼陷之知府丁惟清

没馬潘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保吉保吉為流矢所中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遂死年四十二德明嗣位年二十三矣尊保吉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墓號裕陵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畨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于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焉準檢尋恕

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秋九月呂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萊國公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侍御史田錫卒錫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邪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除天下逋租蠲物八萬三千釋繫囚四千二百六人

甲辰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春三月皇太后李氏崩○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秋七月李沆卒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

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以謂才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薨帝驚慟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

邪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契丹冊李德昭為西平王德昭即德明也趙保吉故黨戕潘羅支于者龍族李繼遷既死其黨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二部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讎乃會部人攻者龍者龍族人多降之潘羅支聞者龍族急率百餘騎赴援二族與者龍降人定謀戕之于帳六谷諸豪共立潘羅支之弟厮鐸督為首領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僉書樞密院事初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

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令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令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逸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疾惡守正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辨帝始不疑

閏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

契丹主奉其太后南下命統軍使蕭達林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保州皆不利乃與契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契丹遂駐師陽城淀號二十萬然每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闘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銳捷據要害以備之以參知政事王欽若

判天雄府兼都部署會降將王繼忠以書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講和普以聞于朝朝臣皆以為不可信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於是帝手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惟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

葬明德皇后○冬十月以廝鐸督為朔方節度使○曹利用如契丹

十月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於岢嵐軍李延渥力拒契丹于瀛州又敗之契丹主欲還羣臣不可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意欲宋先遣使帝乃遣崇儀副使曹利用奉書詣契丹軍蕭太后見之欲求關南地利用備言其地乃前朝事不敢聞命太后不從

作龍圖閣

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

曰述古殿閣上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夫宗正所進屬籍初置待制以杜鎬戚綸為之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將禦之

十一月契丹敗宋師于洺州破德清軍冀州遂次于澶淵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

幸澶州庚午發汴京畢士安寇準王欽若皆從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十二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然朕安用此邪王繼忠數馳奏請和帝曰繼忠言雖可信然河冰已合且敵情多詐不可不備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西陣未接戰蕭達林出按視地形時威武軍頭張瓌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達林死馬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和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

瓊武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不能成列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戊寅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則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方厭兵特欲羈縻不絕乃曰數十年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

飛龍使韓杞持書來請盟準欲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以無還地之意謂利用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幣三十萬兩匹成約而還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東之等丙戌放河南北強壯歸農遣監西京左藏庫李繼昌持誓書如

契丹軍稱其太后為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詔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丁亥遣使安集河北流民瘞暴骸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兩軍解嚴庚寅契丹主引兵歸壬辰赦河北諸州及兵過所死罪以下甲午帝發澶州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帝至自澶州○契丹太后賜其大丞相韓德昌姓耶律氏進封晉王德昌即德讓也

乙巳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大赦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散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置霸州安肅軍榷場詔緣邊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禁入其境掠

奪弛邊民鐵禁葺河北城池招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契丹主歸次燕京大享將士班賞有差

以李允則馬知節孫全照楊延昭知雄定鎮保州畢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易置之故有是命它所擇任各當其才

置國信司以與契丹通和則吉凶軍嘉慶弔之使歲月相繼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官者云

二月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也

夏四月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學士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而罷其政

以馮拯參知政事

○六月達旦國九部致貢于契丹

○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章精密有規裁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誨誘後進

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趙德明遣使乞降詔許之德明以父遺命再遣使歸順帝遣夏居厚持詔答之因命河西諸蕃部族各守疆埸秋七月復置賢良方正等六科以舉士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畢士安請復之仍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被應選之士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冬十月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也畢士安卒士安晨朝至崇政殿廬暴疾作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内侍以肩輿送歸第薨世謂士安之德端方沈雅嚴正公亮人所難及十一月契丹使阿里來賀承天節也十二月

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始置大學士為欽若也契丹使和卓及博諾來契丹主使其太保和卓太后使其太師博諾來賀正旦也周漸如契丹賀契丹主生辰也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勅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始有此詔

丙午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四年春二月以宋州為應天府以太祖舊藩也王繼英卒○寇準罷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

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陜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陜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别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以王旦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旦拜相帝謂之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為己恩卿當戒之旦謝不敢

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簽署院事○置常平倉于諸

州詔京東西河北東陜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户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三二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司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廪易以新粟其後判湖川陜廣南悉置焉以丁謂為三司使林特為副使謂機敏有智謀憸佼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特尤善附會而有心計

南平王黎桓卒子龍廷嗣桓死中子龍鉞立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而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攻戰連月知廣州凌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平之帝以桓素修職貢豈宜伐喪不許而以邵曄為緣海安撫使令譬曉之煜至廣上邕州至交阯水陸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用之地苦勞兵力命遵前詔安撫不得

擅興秋九月趙德明降冬十月以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德明復遣牙將劉仁勗奉誓表請載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以左右班都知張崇貴等充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以謝恩而已沙州曹宗壽致貢于

契丹

丁未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帝如西京帝次永安鎮素服詣諸陵詔置永安縣及三陵副使都監二月己巳至洛陽命祭周六廟甲戌幸上清宮錄白居易後利用為河南府助教賜酺三日帝御五鳳樓觀之復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作太祖神御殿于西京置

武成王廟及國子監三月帝至自西京○契丹城遼西為中京

大定府 大定秦為遼西郡漢為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契丹主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倣臨潢置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郛郭實之以漢戶號曰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增置孔子守塋戶 凡二千戶

王中正言聖祖降于其家 汀州黥卒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鐶神劒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是年五月十三日真君降于中正家之新堂是為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

六月葬莊穆皇后○秋七月交州

黎龍廷來貢詔以為靜海軍節度使交阯郡王賜名至忠部煜譬曉黎明護以朝廷威德明護懼即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使開明王言于煜欲通貢奉煜令削去偽官龍廷遂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使入貢帝賜龍廷九經及佛氏書而授以爵命且贈黎桓為南越王八月以杜鎬為龍圖閣直學士鎬博聞強記每得異書必手疏本末以開眷遇甚厚始置是職以鎬為之韓崇訓罷○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準漢制上計之法每歲三司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每歲天下緡錢總入至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而出亦相近之至是丁謂著會計錄以

獻因條經費及吉𠒋大禮已往者以備參較優詔獎之冬十二月有年淮蔡間麥斗十錢米斛二百錢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之鴟尾大赦改元

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譖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沈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

秘閣駮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以聞帝因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黄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黄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

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抉以利刀方啓帝跪受復授陳堯叟讀之其書黄字三幅詞類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王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丙寅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有司設大次于朝元殿之西廊黄麾仗宫縣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鞾袍升殿酌獻三清天書禮畢步導入内是日紫雲見如龍鳳覆宫殿戊辰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分遣中使六人錫邊臣宴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夏四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以王旦兼封禪

大禮使三月甲戌兖州父老千二百人詣闕請封禪丁卯兖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復詣闕以請壬午王旦等率文武將校蕃夷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東封不允表五上帝意未決名三司使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趙安仁為封禪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分掌禮儀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天書復見于功德閣○以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兖州○五月泰山醴泉出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

置天書儀衛及扶侍使 置天書儀衛使副扶侍使副都監夾侍等職凡有大禮即命宰職近臣兼之禮畢罷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遂上帝尊號

王欽若言六月乙未泰山西南垂小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欽若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正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宜齋戒祗受朕雖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朕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懼不稱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動天感應昭著臣等不勝大慶再拜稱賀壬寅乃迎導天書奉安于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再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

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既而雲五色見少頃黃雲如鳳駐殿上帝再拜祥瑞圖示百僚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作昭應宮以奉天書

初帝議即宮城乾地營昭應宮以奉天書左右有諫者帝名三司使丁謂問之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已而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答之旦不敢復言乃以謂兼脩昭應宮使宦者劉承規副之

秋

九月以天書告于太廟

王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甲子奉天書告于太廟悉陳諸瑞物於仗內已乃以天書置于朝元殿建道場扶侍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將行禮詣幄殿酌獻訖

奉以玉輅中設凡褥夾侍立旁周以黃麾仗前後部鼓吹道門威儀扶侍使以下前導自是凡舉大禮皆如之且製行殿供物定儀仗凡千六百人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九月乙酉帝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以玉輅載天書先道丁未至乾符縣奉高宮齋于穆清殿戊申王欽若等獻太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庚戌備法駕至山門黃雲覆輦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獻以寧王元偓亞獻舒王元偁終獻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䃈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䃈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即日仗還

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復齋于穆清殿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還次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癸丑帝被衮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畢考送服勤詞學經明行脩舉人其懷才抱器淪于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稱者所在以聞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賜以時服茶帛甲寅發奉符次于太平驛改奉高宮為會真宮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

十一月帝如曲阜謁孔子加謚為玄聖文宣王

十一月戊午帝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鞾袍再拜幸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亓官氏鄆國夫人

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郎主祀事追諡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立廟青州追諡周文公旦為文憲王立廟曲阜帝至自泰山○有年諸路米斗七八錢契丹蕭托雲伐甘州回鶻降之

己酉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從祀者為公侯伯詔封兖公顔回為兖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郕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為贊又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為伯加號聖祖為司命天尊以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秋七月以昭

應宮為玉清昭應宮○冬十月詔天下州軍作天慶觀詔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命天下立觀以答神貺十二月契丹太后蕭氏卒承天皇太后自中京還臨潢行柴冊禮事畢遂南幸未至燕而殂遣使告哀于宋夏高麗謚曰聖神宣獻皇后后北府宰相思温之女明達治體聞善必從故羣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凡有大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契丹主遵其教訓遂為盛王罷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令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庚戌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春正月王隨王儒如契丹弔祭也二月契丹使蕭和卓來致太后遺物也契丹使蕭實喇來謝弔祭也遣

使如契丹（會葬也）交州李公蘊逐其節度使黎至忠而殺之自稱留後三月詔以公蘊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至忠年少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為至忠親任嘗令以黎為姓是年逐至忠出城而殺之併夷其兄弟自稱留後遣使貢奉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雖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故有是命）夏四月契丹賜其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契丹主既葬太后因賜德昌名曰隆運賜宅及陪葬地于后陵之旁）五月契丹蕭托雲伐甘州回鶻俘肅州之民而還（托雲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高麗康肇弒其君誦而立

誦兄詢 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弑誦立詢契丹主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國舅詳衮蕭迪里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抏弊况陛下在諒隂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陛下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也不聽

秋七月以杜鎬為龍圖閣學士 始置是職也

八月詔明年春有事于汾隂 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狀請祠后土于汾隂帝不許寧王元偓率文武官三上表以請帝從之

以王旦兼汾隂大禮使 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經度制置使儀同封禪

旱 將有事汾隂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令國

家土木之工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不聽

九月契丹冊李德昭為夏國王○冬十一月陝州河清○契丹主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出奔平州

契丹主伐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宣問王詢十月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乙酉契丹軍渡鴨淥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契丹先鋒耶律博諾率詳衮耶律達魯擊破三水砦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契丹主軍至斬首三萬餘級銅霍貴寧等州皆降都統蕭巴雅爾復敗高麗于古達嶺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遂禁軍士俘掠以馬保佑為開京留守旺布副之遣伊林將騎兵一千送保佑赴京高麗守將卓思

正殺契丹使者韓喜孫等十人帥兵出拒保佑不得入而還契丹主遣伊林將兵擊之思正出奔西京契丹兵圍之五日不克契丹主次于城外王詢使其禮部郎中渤海托實請降羣臣議皆謂宜納之耶律質曰詢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宜待彼勢窮力屈未晚也契丹主乃使蕭巴雅爾進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至清江而還契丹師既行諸降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失霽乃得渡鴨渌江

十二月陝州河復清集賢校理晏殊獻頌

夏州饑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 **四年** 契丹統和二十九年 **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正月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二月壬子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祠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奉祇宮己未瀵泉湧有光如燭辛酉祀后土地祇禮同東封配以太祖太宗是夜月重輪還奉祇宮命作大寧宮壬戌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諫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于契丹蹙國靡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

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三月帝過洛陽遂謁永昌陵夏四月帝至自汾陰○召陜州隱士魏野不至野嗜吟咏不求聞達居陜州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絶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咏終日野每著紗帽白衣見客出則跨白驢為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帝自汾陰還次陜州遣使召之不起乃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契丹大丞相耶律隆運卒隆運重厚饒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輔政三十年國以之治強

五月詔州城作孔子廟○秋七月馮拯罷○九月以向敏中為五嶽奉冊使十月帝御

朝元殿發五嶽冊

壬子五年契丹開泰元年夏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舊時相出鎮州郡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使還遂拜為相

高麗王詢乞降于契丹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主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契丹伐高麗取其地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皆在女真鴨淥江東及高麗臣服復以賜之至是契丹主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有女真人如高麗事者進言以為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若開京凡旁邑所貢珍異皆在馬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淥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

五月賜杭州隱

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其後逋為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作五嶽觀以奉五嶽後改曰會靈

九月趙安仁罷為王欽若所構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宫宇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為

嬖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以是有寵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帝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可也翌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覩靈仙儀衛九天司命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陵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

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命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遂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及李宗諤陳彭年率禮官等修崇奉儀注

閏月上聖祖尊號閏月己巳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立先天降聖節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丙子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作景靈宮太極觀于壽丘奉聖祖聖母也旦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而製二舞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真觀德云

十一月享玉皇于朝元殿○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作景靈宮于京師○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以玄字犯聖祖諱也

契丹改幽

都府為析津府○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師得入襄王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性警敏曉書史由是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爲后既立以無宗族因以龔美為兄改其姓為劉氏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能記憶每聞朝廷事輒言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癸丑六年契丹開泰二年春正月置玉牒所修屬籍也三月以丁謂兼

迎奉聖像使詔於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至是成以丁謂為迎奉使夏五月奉安聖像於玉清昭應宮○秋七月除農器稅○八月詔明年有事于太清宮以王旦兼大禮使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帝許之詔以來春親謁遂命旦兼亳州太清宮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使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開元禮令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焉上老子尊號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獻天書于朝元殿十一月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十二月扶侍使趙安仁等上奉天書

車輅鼓吹儀仗壬申獻天書于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宫

甲寅七年契丹開泰三年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太清宫正月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宫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朝謁太清宫是夜月重輪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改奉元宫為明道宫賜酺三日遂詣亳城西朝拜聖祖新殿以應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宫于應天府奉安太祖太宗聖像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辛酉帝至自亳辛未享太廟壬申恭謝天地大赦天下夏四月以曹賢順為歸義軍節度使沙州曹宗壽死子賢順自為留後奉貢請命于朝故有是命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

契丹五月以王旦兼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為同天書刻玉使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素薄欽若之為人遇事未嘗少屈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遂如旦議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欽若仍為刻玉副使以寇準為樞密使○契丹伐高麗契丹連歲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

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國舅詳衮蕭廸里討之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高麗來貢高麗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復遣其御事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于海次以待之冬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功須二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有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十二月作元符觀○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析惟昌卒以其弟惟忠知府州事

乙卯 八年 契丹開泰四年 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宫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大赦 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宫奉表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遂以所摹刻天書玉版奉安于寶閣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命刻玉使日赴殿行香副使已下日莅事焉帝製誓文刻石寘于閣下又製欽承寳訓述以示中外 二月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劒履上殿詔書不名〇夏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興造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然竟以與林特忿爭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

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準至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帝意解曰然此正是其騃爾遂不問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五月契丹伐高麗蕭迪里伐高麗無功而還契丹主復命樞密使耶律世良帥師伐之六月己酉

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吐蕃唃厮囉請伐夏州不許

唃厮囉吐蕃贊普之裔生於高昌磨榆國年十二河州羌何郎業賢奇其貌攜之歸吐蕃置于劄心城大姓聳昌厮均又徙諸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於是宗哥城僧李立遵邈川大首領溫逋奇掠取唃厮囉如廓州尊立之部族寖盛乃徙居宗哥立遵自為論逋佐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不利衆益怨之唃厮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以溫逋奇為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位在唃厮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唃厮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以布朝廷賜予至是唃厮囉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上表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

知秦州以備之王嗣宗罷○知陳州張詠卒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冬十一月种放卒放自還山後數朝京師封岱祀汾莫不預焉帝眷遇有加勞餞備至人或嘲放出處之迹放不答祿賜既豐晚節頗飾輿服廣置良田于長安至強市爭訟門人族屬因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遂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目放為魑魅會赦恩而止放不自安徙居嵩山天封觀側帝聞之詔內侍就與唐觀基起第賜之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筭糧具之直時議寖薄之嘗陪曲宴帝令羣臣賦詩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譏放放不之愧及卒帝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祭之特贈工部尚書

丙辰九年契丹開泰五年春正月以丁謂兼會靈觀使○契丹大敗高麗于郭州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二月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士遜一日謁王且稱皇子學書有法且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為己子與淑妃楊氏同撫育之夏五月以向敏中兼宮觀慶成使○六月蝗飛翳空京畿大蝗帝遣人至郊得死蝗以獻帝信之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帝以頻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發

内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内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悦迪又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旱○秋八月曹瑋敗吐蕃于伏羌○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張旻任中正為樞密副使彭年附王欽若以成天書羣祀之事詳練儀典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衆伏其該辨帝甚寵遇之及李宗諤楊億相繼罷彭年獨任翰林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一日謁王旦旦辭不見向敏中為持所上文字示之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及視之果然詔罷諸營建帝以

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甲寅得雨蝗散戊辰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詔民能賑貧者官之詔民有出私廩振貧乏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助教文學及上佐

丁巳天禧元年契丹開泰六年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及聖祖寶冊大赦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衮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已酉上太廟謚冊庚戌享六室辛亥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宰相讀天書於天安殿壬戌詔以四月旦日為天祥節命王旦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冊寶使二月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

之學然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五日一至中書旦固讓許之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至是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求退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契丹蕭和卓伐高麗不克而還○秋八月以王欽若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疾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九月王曾免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疑曾自異不悅會曾市賀皇后

家舊第其家未從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訴于朝遂罷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太尉侍中王旦卒旦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恒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

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及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復力求避位帝覩其形瘁閔之乃以太尉兼侍中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帝謂之曰卿令疾亟萬一有不

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劦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因辭退疾益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内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帝痛悼不已張旻罷○饑

戊午二年契丹開泰七年春二月進封壽安郡王受益為昇王○夏閏四月馬知節罷○作祥源觀○五月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契丹主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産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契丹主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及聞儉名始悟因名見容止樸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皆合上旨由是眷注日隆竟至為相六月

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秋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冬十月契丹蕭巴雅爾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契丹師敗績○張知白罷

己未三年契丹開泰八年春正月契丹冊曹順為燉煌郡王曹順即曹賢順也二月契丹以王繼忠為南院樞密使○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佑山詔迎入禁中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中魯宗道孫奭知能所為咸諫不聽準由是得名用矣夏六月王欽若免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

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問欽若欽若謝罪遂免以寇準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羮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讎隙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以天書再見也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冬十一月帝朝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己巳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加恩文武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圜丘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謂翰林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左僕射令命敏中應甚喜也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昌武往候敏中敏中方謝客門闌

悄然及見賀之具叙禮命之異敏中但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瞯其庖中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入對具以白上上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高麗乞貢方物于契丹契丹許之

庚申　四年契丹開泰九年　春正月以曹瑋僉書樞密院事瑋沈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能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　三月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向敏中卒敏中性端厚愷悌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深倚信雖老恒疾不得謝事而薨　夏四月兩月並見于

西南○復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去翰林六年而復入是歲辛高麗求成于契丹契丹許之王詢上表請稱藩納貢如故事且歸所拘人珠垺哩契丹遣使報許之六月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準竟以是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秋七月以李迪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以丁謂平章事

○內侍周懷政伏誅貶太子太傅寇準知相州入內副都知周懷政失寵懼誅素附寇準以帝疾而準罷因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以其謀告丁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計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丁謂與皇后謀遂貶寇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貶知相州寇準為道州司馬丁謂請再貶準帝意欲謫諸江淮間謂退竟除道州司馬同僚

莫取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九月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詔謂復視事翰林學士劉筠請罷從之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依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為左丞者及入對于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兄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

左遷迪戶部侍郎知鄆州謂戶部尚書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顧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進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於樞密院南門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景德以來竟與億同居文翰之府時人號為楊劉

詔太子決事于資善堂

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引決太子固讓不允進丁謂太子少師馮拯少傅曹利用少保十二月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

（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馮拯平章事○作天章閣（藏御集也）十二月帝有疾

（辛酉）五年（契丹太平元年）春正月帝疾瘳○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二月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九月吐蕃唃厮囉來降○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欽若在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故貶）契丹立梁王宗真為太子（宗真字雅布濟小字濟古爾宮人蕭訥木錦所生齊天皇后蕭氏無子取

而養之愛同巳出訥木錦不悦焉

高麗致貢于契丹

壬戌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帝崩于延慶殿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帝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為太妃兩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太后坐右帝居左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名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學

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王曾曰兩宮異慮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赦○薛貽廓如契丹告哀也

夏四月薛由如契丹告即位也貶故相寇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丁謂怨凖而太后憾迪之嘗諫立己也遂誣以朋黨貶之凡與二人親善者皆逐故曹瑋亦謫知萊州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沈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至道州凖即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去海岸十里歎曰吾少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在雷踰年

病薨

六月契丹使耶律僧隱等來契丹使都點檢耶律僧隱克祭奠使林牙蕭日新充太后弔慰使金吾耶律錫林充弔慰使復為飯三京僧數萬人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丁謂為山陵使雷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止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之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之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乃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曰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請待命謂雷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之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耳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越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輔乃與宦者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及允恭嘗干求管勾皇城司并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馮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聖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王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中正為太子賓

客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名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

秋七月以王曾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謂之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政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及入中書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

丁謂有罪貶

為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說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請與準相見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羣僮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尤善為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友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祥符天禧間營宮觀奏祥瑞多謂與王欽若發之

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八月帝及皇太后初同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從王曾之議也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僧隱來賀即位也

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十一月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使題名獨刋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丁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上言惟演以妹妻太后兄劉美則是外戚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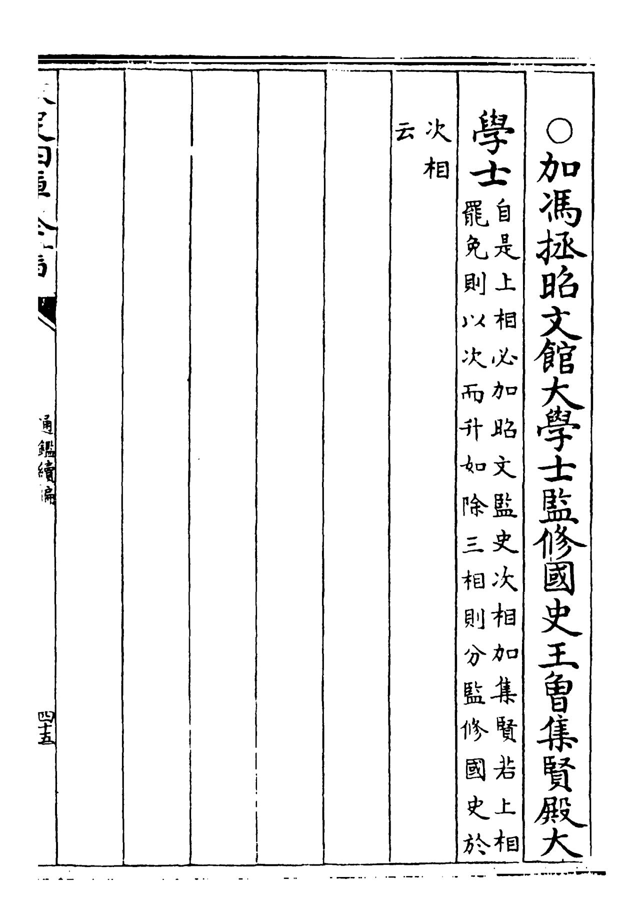
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内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黄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

初賜兖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兖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以孫奭馮元兼侍講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儒者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由是帝每竦然聽之

十二月高麗王詢卒子欽立



○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修國史於次相云

通鑑續編卷五

通鑑續編卷六

元 陳桱 撰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契丹太平三年春三月行崇天歷司天役人張奎運所造也罷榷茶行貼射法初榷茶之法擇要害之地置榷貨務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其淮南蘄黄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謂之山場凡十三所六州采茶之民皆隷焉謂之園户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府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税願折茶者謂之折税茶其出鬻皆就本場而官所收茶則送六榷貨務鬻之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帛京

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其利既溥商賈爭轉致于西北天禧末乃禁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直論罪園戶由是輒毀敗茶樹是歲命李諮等較鹽茶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總之請行貼射法于淮南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且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其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榷貨務茶者如舊制豪商大賈不能有所輕重反爭言其不便矣

夏五月行陜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 初雍熙中用兵西北艱於饋餉

乃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官私便之至道初楊允恭為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自粥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粥鹽得實錢而茶無滯積然商人急於得鹽而鹽不可復得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坐賈置鋪隷名榷貨務之家轉粥茶貨而去及西北通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漸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數年之外京師收引者價愈賤商人病之景德中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上茶法二十三策令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歲入新引二百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諸榷貨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

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既而商利寖薄陝西交引益賤入中者日少邊備不給茶法亦壞是歲改行貼射法令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虛估之弊稍革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然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也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平章事○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

初唐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曰飛錢太祖因其制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大中祥符四年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由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

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為額作奉真殿于景靈宮奉安真宗御容也

甲子二年契丹太平四年春二月契丹改鴨子河為混同江○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冬十一月立郭氏為皇后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也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踈

乙丑三年契丹太平五年秋九月契丹主如燕契丹雖立五京而往來無恒月至是次南京宴于內果園燕人聚觀爭以土物来獻契丹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至夕六街燈火如畫士庶嬉遊馬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榷茶

罷貼射法 商賈以貼射利薄而論者謂邊糴償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茶積李諮具言新法之便庫有增緡邊饒儲積二府亦言滯積之茶乃累年壞敗者新法之利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蠧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以動揺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貼射之法善者歸商粗惡入官故人莫肯售且園戶貧弱力不能給故歲輸不足令使入息煩擾益甚不可不革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之茶法復壞

王欽若卒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十二月以張知白平章事張

者為樞密使者即張昊也太后微時嘗寓昊家昊事之甚謹后深德之故長樞府

丙寅四年契丹太平六年春三月契丹準布叛契丹西北恒為党項準布諸部侵擾至是益甚夏六月京師大水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服焉秋九月以周後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元亨世宗從孫也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丁卯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

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免 殊從太后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之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

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由是世以姦邪目之

龍圖閣學士孫奭上無逸圖 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書書無逸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戊辰 六年 契丹太平八年

春二月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臨問疾已不能言

三月丙申

朔日有食之○以張士遜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夏五月楚王元佐卒○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圖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由是立元昊為皇太子焉

己巳七年契丹太平九年春正月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内降恩力持不予左右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為兵馬監

押於趙州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決杖死內侍羅崇勲江德明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横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為衛將軍

二月魯宗道卒 時有小臣方仲弓上書請太后依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大安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曹利用恃權驕横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張士遜罷 士遜在政府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

目之至是以救曹利用罷以吕夷簡平章事夏竦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以薛奎參知政事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陛下宜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令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帝深納之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安置衛將軍曹利用于房州行至襄陽自殺內侍等必欲報利用以快志故貶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懷敏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一致死非其罪聞者冤之復賢良方正等

科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髙蹈丘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其法先以藝業上之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進帝而親策焉夏四

月南平王李公蘊卒以其子徳政為交阯郡王追封公蘊南越王

六月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丁未夜中宮内火起大雨震電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矣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窮

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而下詔不復繕脩以二殿為萬壽觀

王曾罷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止供帳便殿太后已不悅曾復以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免

秋七月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契丹大延琳據遼陽以叛冬十月契丹蕭孝穆帥師討之自神冊以来遼東無榷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猷計造船使其民諳海事者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錫里軍詳衮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

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謁契丹主於黑嶺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延琳嬰城固守　十一月癸亥日南至帝朝皇太后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帝之將朝會寧也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以周後柴詠為三班奉職　復授柴氏子姓十一人官及賜錢帛因命自今三年郊祀錄周世宗後一人著為令

庚午八年　契丹太平十年　春二月詔梁唐晉漢周朝三品以上官

子孫依律敘蔭告身不存者不預御史臺主簿石介上疏以為不可坐罷夏五月

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後漢張道陵之後也

秋八月罷榷鹽法復通商自諸國降附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而成者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井或鹻成者曰末鹽初皆通商貿易咸平中梁鼎始請自粥解鹽未幾以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即位置計置司議茶鹽利害茶法變為貼射而鹽則官自粥官得利微而民不便解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於是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

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以助經費四利也歲減監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於是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榷貨務給鈔受鹽于解池而申私販粥之禁

契丹蕭孝穆執大延琳以歸○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千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

高麗來貢

辛未　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興宗宗真景福元年

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太子宗真立其母蕭訥木錦自為太后治國事三月契丹主如

長春河有疾六月殂于大福河之北太子宗真立其母蕭訥木錦自立為皇太后聽政聖宗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勳勞振貧乏弭兵以息民設科以取士政令平壹國以富強契丹之賢主也契丹

太后蕭訥木錦遷其主母齊天蕭氏于臨潢初聖宗疾革元妃訥木錦詈齊天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令左右扶后出宮於是護衛馮嘉努喜孫等希太后旨誣齊天后弟北府宰相蕭珠卜詳袞蕭必塔謀逆太后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契丹主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太后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契丹主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太后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王隨等如契丹王隨致祭王鬷梅詢弔慰范諷賀即位孔道輔賀其太后冊禮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固邀道輔還坐

且令謝契丹主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令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因酌大卮謂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綬以為言故罷之

契丹使耶律翥等來耶律翥謝弔慰高德順致遺物耶律遜耶律元謝賀即位及太后冊禮

十二月契丹封李德昭子元昊為夏國公以女歸之

壬申　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

春正月契丹主帥羣臣朝其母契丹太后專決國事契丹主不得預聞至是御正殿受契丹主及羣臣朝

二月以張士遜平章事○尊真宗婉儀李氏為宸妃是日卒婉儀杭州人實生帝

太后既取帝為已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帝亦盡孝道所以奉太后太妃者無不備而妣儀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妣儀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是日薨太后欲以宫人禮治喪于外吕夷簡時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内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内都知羅崇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勲如其言

三月契丹太后訥木錦弒主母齊天后蕭氏于臨潢太后慮契丹主懐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齊天后死后曰我

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復至則后已殂矣謚曰仁德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以吐蕃唃厮囉為寧遠大將軍○宮中火詔求直言癸亥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上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程琳亦以為言上為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丁卯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監劉越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九月復作受命寶帝寶冊為宮火所焚故也冬十一月夏王趙

德明卒以其子元昊為定難節度使西平王德明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即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毋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位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學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諡德明為太宗光聖皇帝墓號嘉陵追尊繼遷為太祖廟號武宗

契丹冊趙元昊為夏國王○以楊崇勲為樞密使

癸酉二年契丹重熙二年春二月皇太后有事于太廟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去劒為初獻皇太妃為亞獻皇后為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帝耕藉田大赦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后有疾帝為大赦天下甲午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止以后服斂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后稱制十二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口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絁繻練裙侍者見帝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三司使程

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羡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勲由此勢傾中外

尊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

太后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于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右司諫范仲淹復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

帝始親政

帝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名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江德明等中外大悅劉太后受帝踰

於已出帝亦盡孝故終始無毫髮間隙之可議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令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母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曹琮等如契丹曹琮告哀章得象致遺物

吐蕃唃廝囉徙居青唐溫逋奇因唃廝囉于穽中而出兵收不附已者守穽人出之唃廝囉因集部衆討殺溫逋奇而徙居青唐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得居政府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

以

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荊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陪葬于永定陵契丹使耶律壽寧等來壽寧來祭奠耶律卿寧耶律嵩弔慰帝及皇太后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八月以宋綬為端明殿學士復文明為端明置學士在翰林侍講學士之上以待學士之久次者首以綬為之冬十月葬莊獻明肅

皇太后○張士遜楊崇勳免士遜為首相無所建明會羣臣詣洪福院上莊懿太后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免以呂夷簡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初德用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帝親政閱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由是眷注益隆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臣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有是詔十二月薛奎罷奎謀議正

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吒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

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黜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十人于遠州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

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明日道輔等趍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

甲戌 景祐元年 契丹重熙三年 春正月以賈昌朝等為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特置說書四人日輪二員祗候馬昌朝誦說尤為明析帝多所質問 二月罷書判拔萃科〇夏五月契丹太后蕭氏有罪遷于慶州契丹主始親政立重

元爲太弟契丹太后蕭氏隂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於慶州七括宫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閏六月毁無額僧舍○秋八月王曙卒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溺於浮圖法恒齋居蔬食云以王曾爲樞密使○詔淨妃郭氏出居瑶華宫詔淨妃出居瑶華宫廢美人尚氏爲道士居洞真宫安置美人楊氏于别宅尋賜淨妃號金陵教主沖静元師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恨焉九月立曹氏爲皇后彬之孫女也趙元昊反寇環慶州元昊改元開運或告以石晋敗亡之號也乃改廣運

乙亥二年契丹重熙四年春正月作邇英及延義閣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邇英閣之屏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儲嗣取宗實入宫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李迪罷○以王曾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趙元昊寇慶州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後橋諸砦破之元昊遂以執仇為名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兵發執宗矩去久之始放還秋九月李照進新雅樂初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昔

伶倫截竹為律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此不刊之法也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乃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懷州河內縣取葭莩遂以縱黍累尺制律呂以定樂樂成進之雖律應古音而所造鐘磬才中太蔟樂與器自相矛盾議者非之乃復命官較馬而詔天下有深達鐘律音者所在以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矣

冬十一月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嘗密遣人名之后辭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乃止屬小疾帝遣入內都知閻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

十二月加唃厮囉保順軍留後○詔

孔宗愿襲封文宣公自文宣公聖佑卒無子除襲封者且十年衛真令顏太初言于

蔡齊齊白于帝故有是命宗愿聖佑弟也

丙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春二月詔胡瑗阮逸較定鐘律瑗逸極言李照

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横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猶以瑗為校書郎逸知城父縣而遣之詔

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而罷李照所製者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

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乃訪利害於商人遂罷河北入中虛估

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官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

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令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

償之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芻粟於邊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

夏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曰仲淹越

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曰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麄疎漢皇吳主熟聞甞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靖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虔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人士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秋七月置大

宗正司○八月班民間車服之令○冬十月契丹主試進士于元和殿九月契丹主獵黃華山獲熊三十六十月幸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為右補闕徽以下皆為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契丹御試進士自此始丞相張儉等請幸禮部貢院歡飲至暮而罷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李諮卒諮明辨知務在樞府慎爵賞抑僥倖號為稱職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折惟忠卒以其子繼宣權知府州事○遼中書令張儉致仕儉居相位二十年清約謙慎裨益弘多契丹主深重之

四年（丁丑契丹重熙六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宫中（祈嗣也）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遂至宰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與曾交論帝前曾語屈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齊間有異綬惟夷簡之是而度依違其間事多不決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腹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

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魯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魯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

以王隨陳堯佐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鬷同知院事

○趙元昊侵吐蕃遂取瓜沙肅州

元昊遣其令公蘇奴兒將兵攻唃廝囉敗死略盡奴兒被獲元昊憤之乃自帥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絶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元昊乘勝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凉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

蘭山為固地方萬里地饒五穀宜稻麥始大建官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翦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勝兵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在其數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設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政改元大慶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冬十二月并代忻州地震吏民壓死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牧死者五萬餘

戊寅寶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景宗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春三月王隨陳

堯佐韓億石中立免隨爲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忻代地震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爲代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云以張士遜章得象平章事王鬷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臨朝每遣内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卿清忠無所阿附又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中外論薦范仲淹者衆帝謂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

黨稱厲如此奈何乃下詔戒敕百官毋得朋黨

趙元昊稱帝國號曰夏

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遣使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謹奉表以聞

十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為

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備元昊也加唃廝囉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唃廝囉居青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趍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唃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己卯二年契丹重熙八年夏四月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德用罷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又有言其市馬府州者上其券乃市於商人言者猶不已乃降知隨州家人惶懼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六月詔削趙元昊

官爵屬籍正月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而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絶互市掲榜于邊募人能擒之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朝廷乃遣使體量安撫陝西

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以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經略安撫使朝廷遣轉運使龐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逭逃窮蹙而太宗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弊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没之後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

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厮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户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悮者許入粟贖

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兵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疎為怯

契丹主迎其太后于慶州太后居慶州五年契丹主悔之乃親御奉迎還京事之益謹而后常不憚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免時有告開封府吏馮士元姦利事知府鄭戩窮治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債官舍琳坐令士元市材木買婦女等事初張遜有第在武成坊遜曾孫偕宗室女所出也年才七歲家貧不自給乳媼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士元密諭媼以偕幼宜得御寶許粥乃售媼以宗室女故入宮見太后得御寶琳遂市取之於是士元流海外度知揚州琳知潁州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十餘人皆坐朋黨免官補外初張士遜惡琳而疾道輔之不已附也欲去之會士元獄起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

不悟入言于帝曰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以王𤫊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至鄆州發憤而卒

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天聖中𤫊使契丹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𤫊見之瑋從容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𤫊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才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𤫊未以其言為然及在樞府帝數訪以邊事𤫊不能對始歎瑋之明識

折繼宣有罪貶為楚州都監以其弟繼閔權領府州事繼宣苛虐揞克種落嗟怨故也

种世衡帥師城青澗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

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

庚辰康定元年契丹重熙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除越職言事之禁正旦日食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以歸二月貶范雍知安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而砦柵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至是先遣人通款

于范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環慶副都總管劉平鄜延副都總管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名之平與元孫趍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守城兵才數百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趍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黄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兵分屯外境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擊退之敵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其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却二十步黄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

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劒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敵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偽為戍卒送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被執會大雪敵退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腰斬范雍貶官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詔陝西轉運使明鎬募強壯備邊○以夏守贇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以韓琦為陝西安撫使時益利等州饑琦為體量安撫使琦至蜀逐貪殘不職吏寬賦調止供物活饑民百九十萬而還適元昊反琦上疏論西師形勢甚

悉即命安撫詔改元許中外臣庶言事西事日棘甲午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陝西馬丁酉詔樞密院同宰臣議邊事辛丑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市糴軍儲訪知邊事者丙午降德音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是日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事三月丙子大風晝暝詔中外言闕政○王鬷陳執中張觀免時邊事大急而鬷等無所建明每有議事又多不合故免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夏四月遣使籍陝西強壯及增補河北強壯軍○五月張士遜致仕初西事方劇因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詬士遜將朝馬驚墜地士遜移告家居諫官韓琦論士遜既不能有建明

政府又非養病之地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鄧國公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以呂夷簡平章事○以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元昊陷塞門安遠承平等砦（執塞門砦主高延德以去）六月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增置陝西河東北京東西五路弓手○秋七月郭禎如契丹（告將伐夏也）八月劉渙如邈川（命唃厮囉以兵助討夏也）夏守贇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九月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鄭戩同知樞密院事○以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

戩為副使○李若谷罷○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諸砦多為元昊所陷仲淹請自行詔命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由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户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砦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相踵歸業

元昊寇三川等砦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又圍師子定川堡戰士死者五千人遂陷乾溝

乾河趙福三堡冬十二月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決鑄當十錢詔出內藏絹百萬及常平緡錢助糴軍儲又命倣淳化二年鑄當十錢法以銅為之權助邊費

辛巳慶歷元年契丹重熙十年春正月加唃廝囉河西節度使○詔鄜延涇原會師討元昊未行而罷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杜衍曰儌倖而成功非萬全計也帝不聽詔鄜延涇原同出兵進討琦遣洙趍延州謀

之期以正月會師同進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太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則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遊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僵兵無期矣經略判官田況亦請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無患也帝從二議由是中國之師卒不出塞尋詔陜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陷將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諸朝自為書反覆戒諭令其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敗績于好水川貶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

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趋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趋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趋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廵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駝佯北桑懌引騎趋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屯籠絡川相距隔隴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

軍遇遂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倚山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懌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及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絶其喉而死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等皆死内殿崇班訾贇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及任福子懷亮與軍校死者又數十人士

卒死者萬三百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闕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是以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三月元昊復遣人至延州貶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得仲淹書復遣使持答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止降為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夏四月以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知永興軍○五月宋庠鄭戩罷庠天資忠厚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以王舉正參

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詔夏竦帥師屯鄜州陳執中帥師屯涇州竦與執中議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於是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不見從及出巡邊嘗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秋七月置萬勝軍凡二十指揮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招討使夏竦免元昊寇金明寧遠二砦破之遂圍豐州豐孤城無援故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絶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破之于柏子又破之于兎毛川築十餘柵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俱被斥而竦為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

判河中分陝西為四路以陳執中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龐籍知延州兼鄜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龐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帥師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王信築龍安砦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亡地悉復之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覺范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中國用矣羌人親

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十一月置涇原強壯弓箭手○有事于南郊大赦西方用師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獘漸有自悔之意會將有事于南郊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乃於赦文通其善意

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歴○詔天下立義倉

壬午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春正月復京師榷鹽法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它貨予券償以解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至是復京師榷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軍路十一州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云

二月初置義勇軍詔選河北河東強壯及民丁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奉廩分番訓練

三月晁宗

懿罷○契丹使蕭特默來言關南之地契丹主年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宋舊割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河東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而令諸部會師幽州命太弟重元及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聲言伐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蕭特默至呂夷簡奏知制誥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悅亦不復隱

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焉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朝廷聞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帝聞契丹將見侵命河北河東皆為邊備出内藏銀絹三百萬助軍資置北平軍知諫院張方

平以西北用師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以為然欲以宰相兼判樞密院事王舉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乃改兼樞密使置宣毅及保捷軍呂夷簡請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宣毅保捷軍聚于西北張方平力爭之夷簡不聽既而兩軍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而大為國費富

弼還自契丹六月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居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

馬物故大半令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

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婚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乃還

富弼復如契丹

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入對具以白帝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曁契丹耶律仁先來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

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副行宮部署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至白溝和好復定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會師禦之次于定川師潰懷敏走死元昊遂大掠渭州而去

元昊數入寇掠雖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知延州龐籍上疏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

唆遇乞凡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青澗城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遺剛浪唆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唆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因嵩窖中知渭州王沿涇原副總管葛懷敏亦使僧法淳持書往剛浪唆乃使其教練使李文貴持書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藉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懷敏督諸砦兵禦之保于定川元昊以鐵騎薄之懷敏輕率昧於應變由是大潰懷敏與諸將驅馬東南馳至長城濠路已斷敵周圍之懷敏及將校十四人死馬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

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初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懷敏獨駐泊將郭逵曰懷敏易與爾喜功徼倖徒勇無謀他日必敗朝廷事至是執中始嘆服其言

冬十月梁適如契丹

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耶律仁先等如契丹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且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十一月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之置司涇州罷諸路經略使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

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委文彦博秦州滕宗諒慶州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安撫等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益屯于涇以琦仲淹籍分領陝西之地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從文彦博帥秦滕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經略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四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天下稱為韓范以泰

山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有名山東師事之因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

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有是命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爾敢受賞乎

癸未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春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欲招懷元昊詔龐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復使文貴與王嵩以野利剛浪㖫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浪㖫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剛浪㖫當之則元昊不得

臣矣令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闕下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遂使者闕下籍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

月立四門學○三月以吕夷簡為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因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拜改授司徒監脩國史軍國大事與兩府同議 以晏殊平章事兼樞密

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召判蔡州夏竦為樞密使○以蔡襄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時增置諫官以蔡襄等四人為之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

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子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邵良佐如夏州

賀從勗至都帝采龐籍言命保安軍判官邵良佐及張士元張子奭王正倫等更往議且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改吾祖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皆不聽邵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名還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於用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可帝多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知亳州以杜衍為樞密使諫官歐陽脩蔡襄等

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不肯用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屬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名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而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

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以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時登用而歐陽脩蔡襄余靖王素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即罷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以頌諸賢而指夏竦為大姦詩且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司徒呂夷簡致仕

夷簡以疾罷議軍國大事固請老遂以太尉致仕朝朔望踰年薨帝見羣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當國既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反斥言者故能於

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獨加幣契丹聚兵西北為後日之患又以私憾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為可罪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宫是日雨

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祠禱於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令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宫諫官故不在屬車間特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宫而賜素以銀緋焉

五月丁卯朔

日有食之○詔諸路轉運兼按察使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丞郎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秋七月王舉正罷御史臺舉李徽之為御史舉正友婿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諫官歐陽脩余靖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從知制誥田況之請也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以歐陽脩之言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對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

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弼見帝言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詔納帝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邊故也弼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之矣

詔韓琦宣撫陝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其失同列或不悦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

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誘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脩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且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密定討伐之計

九月任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沈邈為都轉運按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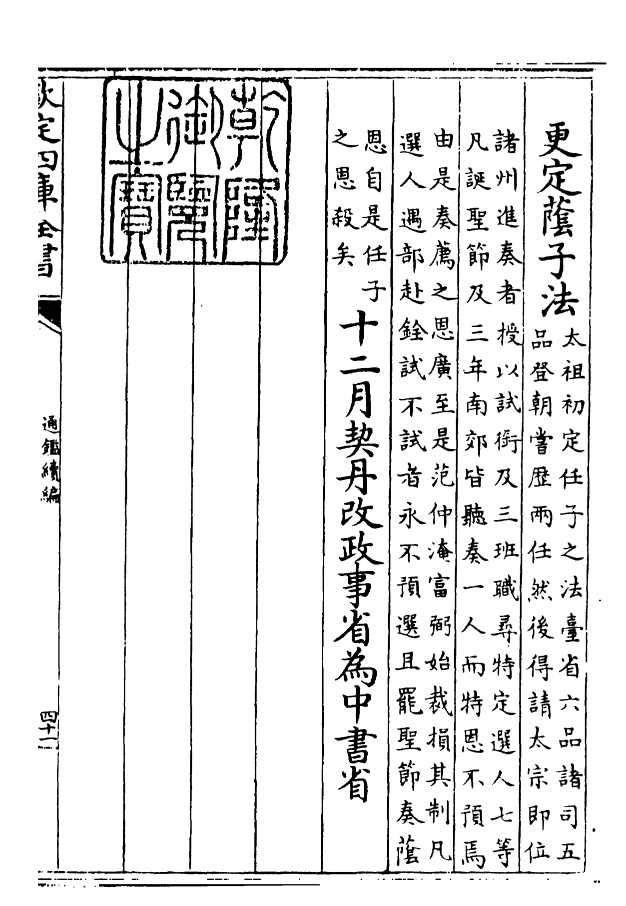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二府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既得人即委使自擇知州不任事者罷之知州擇知縣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故有是命

更定磨勘百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閒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

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勲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契丹北院

樞密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滞矣自蕭和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寶臣十一月上清宫火○



更定蔭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部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契丹改政事省為中書省

通鑑續編卷六